

台視劇場作家系列原著

摩登男子

◎曹又方著

摩登男子

◎曹又方 著



©曹又方 1992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圓神叢書122」
摩登男子

定價
120
元

作者——曹又方
校對——曹又方、陳香妃、陳敏慧
發行人——陳達威
出版者——圓神出版公司
社長——簡志忠
編輯部——孫適珍、唐宜喻、林庭好、吳玉文
美術編輯——陳正弦、劉惠玲
發行部——黃國興、王朝聖、傅貫垣
財務部——簡玲觀、楊一蘭、陳月麗、郭容君
社址——北市安和路一段135巷16號2樓
電話——七〇三〇二〇六
郵撥帳號——一〇〇九三六八五 圓神出版社
印刷——祥峰印刷廠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第三四七五號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 初版

ISBN-957-607-065-1

Printed in R.O.C.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目 錄

演 出	一
獨孤之旅	二九
愛情新解	六九
摩登男子	一三九
後 記	二〇七

演 出

在我遷入聲名狼藉的位於伽藍街的宿舍的時候，雖然是蓄意有心的行爲，仍然不免對於人們風評之中的那分墮落生活心懷三分畏懼，但是卻不足以抗衡那同時存在著的強烈的誘惑與好奇。

伽藍街的宿舍舍是一棟尋常的三層樓公寓房子，正面砌飾著天青色的小塊磁磚，旅館式的長廊和屏欄面臨著這條相當僻靜的街道。名爲伽藍，可能是源於位在街口的一座寥落敝舊的寺廟，從那烏黑沾滿落塵的廟貌望去，能够維持香火不斷，已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小街上有第一家麵館和武俠小說出租店，顯然都是做著以宿舍舍學生爲主的生意，

除卻這兩月店面之外，左鄰又新開了家西藥房，新張之日竟然與學校春季開學是同一天。這條街上最早的店舖想必是那家令人憎厭的摩托車行了，除了製造間歇性的機械噪音之外，也在空氣中散播濃濁的機油和碳臭氣息，似乎有意在爲這條幽僻的街道破格。

第一回上麵館，只見門楣上的春聯紙色腥紅、墨色濃黑，過完元宵才離開家的，農曆年原不過是半個來月以前的事嘛。店老闆熱絡地用一口山東腔招呼我這個新客，不用問，那春聯上的生意財源通達五湖三江，以及橫幅上的「反攻大陸」必然全出自他的手筆了！

偌大一碗陽春麵端上桌，泛著油星的湯面上臥著一枚瓷白的水包蛋，並綴有成簇成片的碧綠青菜，熱騰騰地薰人一臉霧氣。我並未立時舉箸，目光重新回到門前一株疑似茄冬的巨樹上。

耳邊又響起了那口山東腔：「現在的小夥子吃得真少，咱那時候這麵三碗也不會飽！」

我笑笑，信口問道：「門口這樹正在開花哩，你知道這是什麼樹嗎？」

壯漢不帶勁兒地搖搖頭走開去。我則凝視著生滿橢圓形樹葉的樹身，肯定著這分明是一株茄冬樹。正值換葉時分，老葉猶存，而新葉已經滿枝，仔細望去，上面並神奇地簇生著細密的黃綠色小花。竟然從來不知道茄冬也會開花哩？

走出麵館，才發現到小街上竟然生長著許多株相仿的美麗茄冬樹，為荒僻的街道平添了景致風情。鋪陳著落葉的地面上，亦散落著許多淡綠色梅花狀的落英，鼻息裏感應到一股充滿生機的潮濕溫暖的春氣……

在家人的遊說威迫之下，我終於放棄文學，而改習醫科。如此重大的妥協和犧牲，為我博得一分生活上為所欲為的自由。既然感到出賣自己，便一任自己放肆著，並不明曉究竟是在向誰報復？

事實上，在尚未搬離校舍遷入伽藍街以前，在精神上我早已是一名浪蕩兒了。初獲衣著自由，不知不覺便模仿起為我所崇拜的一位俊秀的表哥。有著頎長體裁的他，頰上依稀染有薔薇之色，眼眉之際，更帶出幾分令人著迷的憂鬱氣質，總覺得那身略顯寬鬆的淺色西服，在他身上形成一種頗為奇魅的水性瀟灑。

然而，華美的衣著，畢竟只不過是轉渡角色時所必需的道具，我全然不會吝惜

到捨不得與朋友共與。這樣大方的氣度，旋即爲我帶來了許多友誼。

衆所周知，伽藍街宿舍裏的居民泰半是來自南洋、中南半島，以及香港的僑生。在幾位知名的長老裏面，比方說有一位叫做高佬的人，便從來不諱言他已唸到「大七」，可真够高，也够老的。妙的是他不但與我有著相同的衣褲尺碼，並且同樣選讀牙科——我們都不幸擁有一位開業診所的父親，學醫牙科便是習醫的最低妥協。由於這種淵源，高佬便成爲我遷入寄宿舍後的第一位朋友。

就在我尙爲充斥在宿舍裏面的那些粗鄙的黃色「小本」偷偷面紅耳赤，並且大爲衝動，卻不得不在前輩面前佯裝老練，隱藏自己稚拙的當兒，高佬與他的友好們，已然把我納爲同甘共苦的一員。

新的家族性羣居生活，令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溫慰，而且暗自膨脹爲綠林好漢般的忠貞友情。每當成員之中有人收到家中的接濟，這「過年」的節目永遠有我一份。這時候，高佬總會把他那隻進出當舖不知凡幾的勞力士金錶、海仔也會把他的命根子小喇叭從典當舖裏救贖回來，大夥再視餘力一道吃喝玩樂一番。

暑假條至，我自然是藉口補課宕延返家。這時一件令我十分意外並感到興奮的

事發生了！那位自從我進入大學之後，便未曾謀面的表哥突然來到了C城，並且奇蹟似地出現在我伽藍街的寄宿舍裏。

「簡直是大人了嘛，正業，還留着漂亮的小鬍子！」表兄在我的肩膀上拍撫兩下，令我不禁靦靦地用手掩遮着自己唇上的淡髭來了。

望着浴在夕暮暉光裏的表哥，一身仍然洋溢着那種特有的輕薄流質的瀟灑，挺着秀直鼻樑的顏頰兩側，取代過往那神秘的薔薇之色的竟然是泛青的蒼白，而從鼻翼朝下領削去的兩道法令紋亦深刻了許多。當他笑起來的時候，那慣常流露的苦澀與嘲諷意味，便與眉宇之間的鬱氣連成一片了。

由於有一筆房地產的買賣須要在C城進行，表哥居然表示願意在我雜亂無章的寢室盤桓數日。這項要求，竟然出自一個曾經是我少年時代的偶像口中，無疑是令人受寵若驚的了。

這天晚上，我的書桌便權充飯桌，張羅成一桌克難酒菜，哥兒們也都隨同我一般把表哥當成名字來呼喚。然而，不管一向寡言的他，表現得多麼隨和，任誰也看得出他的煩憂。幾杯水酒下來，額頭已是汗意沁然，敞開來的白襯衣領口，裸露出

長頸根下瘦削而性感的鎖骨，喉結顫動，連帶地太陽穴邊微藍的筋脈也爲之浮動，頰色亦愈發地青白，眉峰則更加鬱結了。

直到衆人散去之後，在我出自關愛的詰問下，表哥才坦承他與妻家所經營的一家會員制的上流社會俱樂部新近結束營業，並與表嫂業已分居。

面對表兄那張在深刻起來的法令紋下緊閉的口唇，是不容許我這個一向未能與他立於相等層次上的後生再進一問。然而，表哥的妻子優雅的外貌卻是有目共睹，出自名門閨秀的她，父親擁有巨大的產業，包括一家最具水準的高爾夫球場。當初決定經營俱樂部，多少必與他們有着這樣一批基本的富閒階級做爲根柢大有關聯。表兄顯然並不希冀我來分擔他的苦痛，提出就寢的建議。熄燈之後，他把身子背過牆去，十分明顯地在避免交談。

半夜裏，我爲雨聲騷擾得清明過來，以爲是聽見了啜泣，因此也得以覺察對方似乎始終未曾進入眠寐。冥黑之中，一雙靜靜燃燒着的哀愁的眼眸，竟然在我接近拂曉的微眠時刻，漂流在滂沱的雨洪裏，變成了溺水滅頂之人絕望的哀告。

翌日，表兄鎮日外出，直到日暮時分，他才幽靈似地重新出現。由於我正在對

鏡修飾逐漸黑濃起來的唇髭，只打過一個照面，他便踱向廊前憑立。穿越門限，我望着他那單薄修長的背影，仍然是昨日的一身麻料夏季西服，只是那微微泛着湖綠的色澤，全給稀薄的日光吞噬，看去僅是一個灰白色的魅影。

理容完畢，我亦踱到廊前，默然地陪伴表兄佇立沉思。雨後天晴，西天格外燦爛的紅紫雲霞正急遽黯去，化融爲渾沌烏黑的一片。靜穆中，石階上突然蹣跚出高跟鞋的脆響，一股濃香襲來，只見與海仔同居一處的南施打扮穠麗得令人不好意思逼視，來到我倆面前，運用一種柔膩的女性特有腔調說道：「怎麼？表哥是才打外邊回來，還是正要出門？正業沒有跟你說起今天晚上到小巴黎去嗎？但是，不管怎麼樣，你一定得跟我們一道去！馮至青今天晚上在那兒表演，第一演場出呢，不能錯過。除了色相，歌藝可是絕對一流的呢！」

在我們等待首肯的注視中，表哥的顏肌彷彿抽搐了一下。然而，畢竟他是一個在歐陸留過學的人，任怎麼也無法拒絕一項女士提出的請求，終於夥同大家一道出遊。

小巴黎舞廳是我們常去的地方，因為海仔曾經在樂隊裏面擔任過喇叭手，並且

在那裏與伴舞的南施一見鍾情。南施是一個馮至青迷，這首場演出豈容錯過，何況又可順便去探望她的那些姐妹淘。往往，在大夥經濟拮据的時刻，她便會義不容辭地重新下海貨腰。生活在這樣一羣有趣味、有情義的友朋裏面，在我實在是一件既新鮮又浪漫的事。

但是將這樣一份生活赤裸裸地展現在度過童年期實質上與我已然十分陌生的表哥眼前，的確十分令人忐忑不安，同時卻又具有過起成年男子生活的一份驕傲。似乎，這麼一來，自己便足以和過去偶像一般的表兄平起平坐了。

表哥的倜儻不俗，到了舞肆這般的場合，自然是更爲出衆了。但是，他除卻去飲酒之外，僅在南施的鼓動催請之下與她共舞了一曲探戈。只見他衣袂飄飛，每在弋然迴轉凝止的時刻，顯現出無比的俊美英爽。已然微醺的他，步態格外顯示出一種懸疑未決，卻又出乎意表之外的流利奇突。看得我心神爲之馳迷，不禁憐愛並感嘆着這樣一位風流的人物，不知還要如何地在情海裏顛覆生波呢？

「醉了，醉了，你們想看我打醉拳麼？」表哥無論如何再也不肯起舞。酒，卻是不待人斟，完全自動自發。額上汗意淫生，濃眉不覺顰蹙，不知是爲着如何一種

心懷牽絆愁苦着？

由於多番涉足，我已經與一位生有巨大眼眸，並把眼圈塗得墨黑，花名叫做「小日本」的女郎有着一份情誼。然而，我卻不記得曾經與她交談過任何一句有意義的話語。每在踏進深海一般滑軟的舞池，牽起坐在池邊長凳上等待邀舞的她，我們遊得完全不似一雙比目魚。相隔着相信是舞廳裏舞客與舞女之間最長的距離，我們只在地板上畫着十分嚴謹而規律的舞步，就彷彿孩童認真地玩着某種遊戲一般。一曲終了，便護送她回到池畔的長凳，並從口袋裏摸出那本委託南施買回的折價舞票，撕下一張放到她潮潤溫暖的手中。

藉着舞廳所特有的一種幽靡的燈色，有時我靜靜地觀望着她與別的客人擁舞，抑或木然閒坐在池邊，全然猜測不出她的心事。烏油油而內曲着的齊耳短髮，額前蓄有一排齊整的瀏海，髮頂尚插着一朵豔紅的絹製玫瑰，令人想起家中鋼琴上擺設着的跳弗蘭明哥的西班牙舞女。但是在卡門的豔穠之外，她的確亦流露出幾分與這韻致大相逕庭的東洋娃娃的稚媚。這樣的綜合，於是便構成一種奇異而虛幻的存在。跳舞的時候，儘管撫在她腰際的手心傳來溫暖的肉體的觸感，僅僅及於我鼻翼

之下的髮頂亦在我的鼻息滲入幾絲洗髮精的藥香，卻仍然缺乏真實之感。

我猜想自己只是她心目中的一位稚拙的年輕客人，而她，卻是一位我想要又覺害怕的歡場女子。但是，今夜卻不相同了，由於表哥的同遊，我必須表現出一個成熟男人的氣概。我的遽然將小日本摟近身軀的舉措，驚得她一個顛躓，幾乎讓銀亮的高跟鞋踩上我的腳。

我掩飾着自己的羞窘，並隱忍着背脊上的燥汗刺癢，用手掌在鼻前搨風，故作輕鬆地說：「場子裏有點悶，待會願不願意一起到外面去消夜呢？」

她輕描淡寫地領一下首，似乎我的重大決定於她全然不具考量的意義。繼而說及完全不相干的另外一件事：「方才跟南施跳探戈舞的那位與你同來的先生，你說是你的表兄是嗎？今天下午我在路上遇見他了呢！而且，如果沒有看錯的話——我相信我並沒有看錯——那個與他走在一起的戴黑眼鏡的漂亮女人便是待會要在這兒演出的馮至青。」

在我尚未對這段故事做出回應，樂曲已終。同時，水晶舞臺四週蜂巢一般結織着的球形燈泡，剎那之間一齊輝亮起來。表演時間已到，觀眾鼓譟呼嘯着，一如黃

昏振翅撲翼的鴉羣。

「……總之，能够請到鼎鼎大名的低音歌后，性感女神，女人中的女人，馮至青小姐蒞臨演出，是本廳最大的榮幸，也是……」

如潮的掌聲在耳際超乎尋常地瘋狂炸裂開來，聽去竟然粗暴一如槍彈霹靂。坐在驟然翳暗顯得淒迷污濁的廳內，觀眾們饑渴期待的眼神追隨着幾柱艷異的銀紅、金綠光柱轉移。一陣嘩噪，只見從舞臺相反的方向，一個穿着黑色緊身禮服的女子，扭動着蛇一般柔媚蠱惑的體軀，閃現着一雙裹在高叉衣襠中的雪白膚色的長腿，一搖一曳邁着迂盤迴曲的舞步，穿越層層的觀眾，從舞臺上展現。

來到舞臺中心的表演者，定定地朝臺下凝眸憑視片刻。在異常的靜闐無聲之中，似乎覺得被她的目光掃視到了。不過，這亦許是臺下觀眾共同的感覺。這時，演出者猛然一昂首，再一甩頭，一條橫裏伸展開來的乳白色臂膀，倏然甩脫下那條從肩頭掩垂至胸前的披巾，裸露出V字形的低領口和削肩。

將將拔高喉音，才唱出第一聲：「愛神」，臺下的觀眾便爲之嘶叫沸騰，狂熱地回應着。五彩的燈色急速嬗變着，她獨自一人在臺上載歌載舞，不時奮力踢高修

長美麗的腿，圓熟地旋轉身軀，並且傾盡生命之力搖撼着她的頭頸詠唱，因而帶動起顯然沒有經過束縛的天然胸房的震漾……

雖然從來不曾涉獵流行歌曲，但是亦曾經由螢光幕上對馮至青的歌喉色相積存泛泛的印象。可是，我必須坦承對於她的現場演出體會到一種易受感染的令人迷魔的質素。我一時也無法解說得清楚，只依稀感到那是混合了聲魅、色力，靡貽之中，卻又顯得無比單純原始的神秘矛盾組合。

我不禁偷眼朝表兄臉上追索，小日本說及午後曾與表兄遇合的話不會是無的放矢，那麼，他與舞臺上的女子究竟是如何一種牽連？十分明顯地，表兄已達酩酊的程度，毫無顧忌地將頭顱歇息在沙發背上，身軀下梭斜傾，窄細的乳白色絲質領帶吊索一般弛解在鬆開的領口下，冷汗淫淫的青白色顏臉，幾乎可以說是已經瀕臨醉倒的邊緣了。然而，卻亦無法由此證明他與臺上的女子相關的真實性。

也許是由於感應到我注視的目光，表兄掙扎起身，舉起酒杯，又朝每逢飲酒眼球便網滿紅絲的高佬敬酒。高佬反手取得几上的酒杯，做狀往空中一舉，仰頸飲盡，握着空杯，視線便又迅速地回到臺上的演出，口中不勝欽慕地誇讚道：「多麼

够味的女人！」

南施在身邊笑道：「哼，還說不肯來呢！」

高佬微微聳一下肩，故意帶着三分淫邪笑道：「妳知道我一向喜歡什麼類型的
女人，在我是愈低級愈有趣！」

南施啞道：「什麼低級不低級的，我看你自己才最低級呢！」

一個多學期的交往，不能不說對於高佬這種隨時會冒出口來的刺人反調有所體
悟。常常是在污蔑別人的同時，也污蔑着自己。

就在表哥出現的前半個月左右，我的心靈才經歷一次強烈的衝擊。

那天晚上，十點已過，從外邊回來的高佬招集並帶領我們一行五人，來到一條
黯黑迂迴的巷衢，只消步入玄關，已經嗅出一種屬於沒落的舊式旅邸所特有的骯髒
陳腐異味。當然，我也不會愚笨到不知高佬所賣弄的神秘，不過是一些與性事有所
關連的把戲。

在一間十餘席的榻榻米房裏，當我們走進去的時候，看見了五、七個與他
們脫落在地上的木屐鞋履十分匹配的市井之徒，已然在裏面選好有利的位置等待着